



洛阳有条老街，老街装满故事。这个冬日，循着洛阳作者的笔端，你能在老街寻得自己的梦吗？

老街的风

□梁凌

老街呈“十”字形。两条青石板路，一条东西向，一条南北向，像两把刚出土的越王剑，“咣”地一交叉，画出个大大的“十”字，于是，两条路变四条，成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大街。东街有钟鼓楼，西街有丽景门，中间的交叉点上矗立着八角楼。据说在北魏、唐、宋佛教兴盛时，城东十三里外，白马寺的钟声一响，钟鼓楼上的钟也迅速应和。

在这四条大街周边，还排列着一些小巷，曲径通幽，使老街变得丰满且耐人寻味。

街巷两边是两溜房子，很旧，青砖灰瓦，瓦上生满瓦松。一个个狭长的老院，隐匿在斑驳的门里；一家家风味老店，如水席店、唢呐戏曲演唱团、酸浆坊等，也都藏在院子里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许多老洛阳人，还有外地人，从四面八方寻来，在院子里喝汤饮酒，从汉唐说到现今。

临街店铺，挂着红底黄字的幌子，或写“杏花村水席”“织补衣服”，或书“耕砚堂画廊”“洪轩笔庄”……还有卖古玩古书、玉器花鸟的，不一而足。

所以，老街最初给人的感觉，就是纷繁杂乱。游人与住户同在，艺术家与普通入比邻。但有时，乱有乱的好。寻常巷陌，烟火深处，能听到最真切地呼吸，触到俗世里的好。于是，在一个黄昏，我来了。

我踩着青石板，站在十字路口，吹着风，像一只安静的鸟。虽是冬天，风却不冷，懒懒的，像岁月。太阳也懒，早早睡去了。

一个老太太靠着一辆三轮车站在路边，车上还剩几棵白菜。她有七八十岁了吧，脸上印满岁月的痕。她用皱巴巴的手，数几张皱巴巴的一毛纸币，数了又数，数到我心疼。

一个小女孩儿，穿虎头鞋，扎两只朝天辫，在我身边蹦跶。我问，你的虎头鞋谁做的，这么漂亮？她很骄傲地扬扬脸说，我奶奶做的！说完，她蹦蹦跳跳回家了，她的家在一个深且长的院子里。

一茬茬的人，就如老人和小女孩，在老街上生长、苍老，直至消失。街上的青石板，脚印叠着脚印，陌生的，熟悉的，却都安静着。

天渐渐黑了，十字街上的灯笼一串串亮起来。小吃摊摆得满满当当，米酒桂花汤、梅花糕、杏仁茶、丸子汤……香气在风中游荡。

我要了一碗不翻汤，在风里不紧不慢地吃。对面有相爱的一对儿，也在吃不翻汤，男孩吃几口就问：好吃吗？女孩点头说：好吃！再吃几口，男孩又问：好吃吗？女孩信誓旦旦道：好吃！我默笑。原来，尘世里最浓的情，不是花前月下，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把一碗普通的汤吃到欢喜！

无月，天空黑蓝，城楼黑黑的轮廓边，几颗星星在闪。东西大街的灯笼，稀稀拉拉地亮着，于是，老街便多了几分梦幻。

丽景门下，大都是经营字画、篆刻、装裱的门面。我有一个同姓的兄长，在这条街上搞篆刻。去年夏天，他给我刻过一枚闲章，后听说我信佛，立即指着他写的“佛”字说：“你拿走吧！”那“佛”字力透纸背，我挂于床头，日夜观看。又有一天，他说，你喜欢《竹林七贤图》吗？我叫朋友给你画一张！他拿到画后，装裱，找车，送到我家楼下。画太大，搬不进电梯，他慢慢地扛到十三楼，又细致地挂好。他胖，大夏天的，汗流如柱，我不敢说“谢”，那个字太轻！

老街上，还有一个漂亮妹妹，写字，亦画画。人生初相见，她素衣如莲，递给我一把折扇说：“送给你！”我打开扇，上面有她画的一朵姚黄牡丹，灿如秋阳。

这个夜晚，她竟在，依然是优雅、美丽。她画的牡丹，亦大有长进。她说，她爱艺术，也爱老街。

是的，老街让人安静，连风都是慢的，风中，有烟火味和书画香，有历史人文的厚重积淀。我想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也学画，在老街上弄一个不大不小的门面，画姹紫嫣红的牡丹，挣着不多不少的钱，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，守着相爱的那个人，在风中，一起终老。

老街的夜

□飞鸿

我确信，是那些红灯笼引我走近那条老街的。一个无雪的冬日黄昏，街道显得有点儿生硬、冰冷，行人匆匆，我亦匆匆。转角看到那么多的红灯笼悬挂在老街上，把整条街照得红润而温暖，我没有半点儿犹豫，就让自己走了进去。

像所有人一样，我一到这里就放慢了脚步。摆满美食的小吃摊点，映衬着红灯笼散发的辉光，滋生着烟火人家的温暖。煎炒烹炸，蒸煮涮烤，食物的混合气味像一只只轻盈的手，撩拨着人最本能的欲望。主人站在案板旁，流利地应答，麻利地操作，直到出锅的食物与吃客的味蕾紧密地接触，这才呵呵一笑，抽空问一句：好吃不？

我要了一碗香辣软滑的酸辣粉，坐在店家临时摆设的小桌旁，待两串外焦里香的羊肉串递过来，酸辣粉已吃去一半。就着陈醋和花椒、辣椒、胡椒以及葱姜蒜等滋味混杂的酸辣汤，吃一口炭火炙烤的羊肉串，整个人便被滋润得如新生一般，愉悦、满足。

起身，懒洋洋地徜徉在人群中，看那些年轻情侣们手挽手流连在每一个摊点前，也看那些外地游客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夹杂在人群中，用新奇、探寻或惊喜的目光打量夜色中摇曳生姿的老街，将手里的相机或摄像机高高举起，一刻也舍不得放下。老街的小吃，味道鲜美而价格低廉，让每一个走进老街的人瞬间卸去所有枷锁，时间仿佛就这么停滞，只剩下吃饱喝足后慢慢地行走。

八角楼拐角处的那家石头店铺，大大小小

的石头从玻璃橱窗一直摆到堂屋，再从堂屋延伸到庭院。主人约了朋友坐在石桌旁喝茶，却静得没有声音。我走进来，满屋的石头静静地打量着我；看完出门，主人不语，石头不语，我亦不语。这是地地道道的老成人，见惯了人来人往，几百年了，还需要说些什么呢？继续前行，老街两旁的房屋有些沧桑，那些店铺却依然做着各种生意，外屋经营，里屋生活。有些店门洞开着，却不见人影。如果你看上了某样东西，需要朝里面吆喝一声：有人在吗？主人便掀了门帘出来，指点一下你看中的货物，将质地、产地、价格一一道来，不疾不徐，从容淡定。掏了钱，你还未转身离开，主人已先一步离开柜台，掀了帘子进去了，想必那屋里有尚未吃完的晚饭，有老少几代的欢笑，甚至还有锅搁在火上正炒着菜呢。世世代代的老成人，从爷爷的爷爷起就做着这样或那样的小本生意，练就这样的气定神闲，不是一般生意人能够比拟的。

信步走过去，青石板路与双脚之间发出轻轻的沙沙声，周身渐渐没了寒意。不经意间抬头，眼前是高大的门楼，悬挂着某某纪念馆或者某某故居的牌子，红木窗棂，飞檐画廊，四下里投射的光影中又添了几分威严与古朴，让人心生敬畏。钟鼓楼更是伟岸，抬起头也看不清那口钟的模样。倒是那钟声似乎是从远古袅袅地传递过来，和着挂在树梢头的夜色，氤氲成一串串摇曳的红灯笼，一颗颗点亮在老城的街角、门楣。

老街的梦

□范利娟

最喜欢在你曲折幽深的小巷里游逛，老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常常是，逛着逛着，太阳就下去了，夜色，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和你水乳交融。

一盏盏路灯亮起来。巷子里，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摩托车多了，后座上坐着孩子，车把上挂着一袋烧饼或青菜，车子的主人，急匆匆赶着路，还不忘热情地跟邻居打招呼。走进家门，蒸煮炒炖之后，一家人团团围坐在餐桌前，边吃边谈论一天的见闻。饭菜的香气和着欢声笑语飘出去，在街巷里缭绕，氤氲成一城暖人的烟火气息。

也有懒得做饭的人，闲闲地踱到街上，仰着头，看着灯光下一街两行的店铺招牌。不是在看饭店的名字，在老城住了几十年，那些味道很地道的馆子，他闭着眼睛就能摸到。他只是拿不定主意，清早喝了羊肉汤，晚上该吃些什么，不翻汤？浆面条？还是拐到胡同里去吃那家门面不大味道却正宗的水席？最终，他还是盛了一碗丸子汤，蹲在饭店的台阶上，呼噜噜地喝个畅快。他前面不远处，是那棵几百年的老槐树，冬天里，脱光了叶子，黑色的枝干很硬朗地伸展着，如阅尽沧桑的老人，脸上无悲无喜，目光却意味深长。

夜静，还是能听见大街上的喧嚣，强烈的灯光把夜空的一侧照得通明。石板巷和青砖灰瓦，红灯笼和布幌子，古玩店和书画坊，仿古与复古的元素一样不缺。有外地人在古街上走过，脖子上挂着相机，嘴里不断赞叹着，目光里除了羡慕还有敬畏。老城在悠长的岁月里浸泡了数千年，呼吸里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，足以让他们大发思古之幽情。走累了，逛饿了，他们坐在红灯笼高悬的小吃街上，边大快朵颐边回放相机里的照片，看着古城里

的自己露出满足的微笑。

老成人对这些见怪不怪，他们从容地从老街上走过，找一家小饭馆，呼朋唤友，喝酒去。几杯酒下肚，就打开了话匣子，聊到精彩处，一个个眉飞色舞，三皇五帝、夏商春秋、汉魏隋唐、宋元明清，纵横捭阖给梳理个遍。没办法，谁让酒喝得尽兴呢？老城的历史和名人的典故，都在他们脑子里装着，老子和孔子，李白和杜甫，武则天和赵匡胤，争着抢着往外蹦，想拦也拦不住。历史和文化，洛阳人不缺，几千年的沿袭和传承，早就渗到了血液里，那些仿古和复古的东西，对他们而言，是可有可无的点缀。

半醉半醒中推开大门，家人问：弄啥去了，恁晚才回来？笑嘻嘻地答一声：木弄啥，搁街上跟大舜唠嗑哩。门帘一响，人进去了，把满街的灯光和月色关在门外，方言的尾音，还在夜空里回响。这方言，是老成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的，说着自然，听着亲切。淡淡的月光，照着门上的对联：以文会友，与德为邻。这联语，怎么念都透着文化的味道。

月亮渐渐升高了，照着护城河和河边的垂柳，照着城墙和高高的城门楼，照着石板巷，也照着横跨小巷的钟鼓楼。那楼，有数百年历史了，据说楼里的大钟能和白马寺里的钟声相呼应。只是，在这静谧的月夜里，相互呼应的钟声听不到了，仰望钟鼓楼，我恍惚中却听到了破空而来的箫声和唢呐声。箫声委婉低沉，如同渐去渐远的历史；唢呐欢快热烈，恰似美好温馨的现在，二者相伴相随，在老城的上空回荡着，绵绵不绝。

灯光渐暗，月光转明，不知不觉中，夜已深沉。老城，给你道一声晚安吧，让我走进你的梦，伴你入眠。